

鄭徵君遺著

貳

巢經巢文集卷第三

遵義 鄭 珍 子尹

上程春海先生書

甲午

某再拜謹奉書程侍郎先生別五六年窮處萬山之中
不與宦遊者相接以故先生出處行事都無自聞唯去
年在友人所牽繙一他人詩知有石湖潭西之遊而已
伏惟助德日隆動靜禔福某賦受至愚不通曉世務然
頗樂讀書此先生所素見至今生二十九年矣居此邦
眇師友剗切任性不知所裁邑之夫咸竊詫爲怪物怪
不怪固不屑與深辯但傷齒益以長而驚駕所之冥冥

無指導可恃倘行之已遠忽覺路非彼時卽欲轉而再行筋力已不任用矣豈非冤哉荀卿有言良醫之門多病人今珍之病不能自名亦不自知果病與否然旣呻吟在門雖不病猶當切而藥之而況其果病也夫某之病實原自先生念昔從遊於南以師弟之愛朝夕之親窺先生盤盤鬱鬱曾羅眾有其言論類非宋明憑几擬度者倫其筆爲文章則如聞先秦兩漢人聲息當時雖不識何以至然心固已知某所爲者特剽竊涉獵焉耳非古人學也旣而歸窶數不克自振一再試於鄉皆無所得而家益貧計無復去處始喟然曰嗟乎限之天限

之人者既莫能強矣莫阻我而不爲又緊誰怨哉於是
意尋一求古人之路先讀說文爲本佐以漢魏人小學
及希馮元朗以下等書別聲音辨文字效古之十歲童
子所爲乃卽以字讀經又卽以經讀字覺其路平實直
捷履之甚安遂斤斤恪守尺寸不肯以宋後歧出汎濫
紛其趨年來積染成習漸不自量思考十五篇沿譌脫
屣暨向來說不安者以自效於許氏草創俱無體段或
一旦悔悟而焚棄之或終不悟而竟成之皆不可知其
他狂惑跳叫中無自主大氏是類某所謂不自知其爲
病與否必待先生之切而藥之意正爲此前數瀆書道

里悠遠未知果達唯日北望庶幾一示以爲學之方使此身不恨虛廁於大賢之門慙焉六載絕無消息居嘗自念我邊方人諒終無大就教不時辱或以此則又念先生愛我厚當不若是展轉於中不能自甯而反顧藐躬益瞿然愧厲矣今舅氏咨選來京師必且走謁左右知此紙決不浮沈區區之心不勝覲縷得先生終教之幸甚幸甚

再上程春海先生書

某再拜謹上書程侍郎先生閣下六月阿蘇自京還知先生階轉戶部襄贊愈繇日幾無一時暇故先外祖墓

銘未獲拜賜捧歸某固知終必成之也又爲此再三云者所以重外祖之行敬先生之文而又所以報母氏生我之萬一也夫求人志外祖而曰以報母氏此其情爲至曲然非於先生某不敢出此言也昔外祖之卒也某之母哭之哀至今每道及猶必咽咽不能終其語嘗語某曰爾外祖至苦人也其生也遭繼祖母夏慘虐方三四歲時夏以蟲蝨毒口鼻死半日復甦繼復誘至溪推墮水母拯之亦半日復甦卒不得死稍長隨吾祖父讀於外家待養急三四日必一負米歸歸則拾薪汲水儲去後費以祖母積勞哮甚不能買古方藥聞草實木

根有效者卽入深山冒蛇虎採歸煮以進又爲夏春力不起夏令繩確首挽踏之不繫不敢飯時八九歲童子也至成童補弟子員則吾祖館於蜀以卒時兩世老人健在四姑待嫁一弟逃待尋一弟待婚爾外祖借筆舌力以盡事生送終冠笄祭祀之道不給又爲醫卜等術以助之嘗置紡車於前膝上橫經鐙下紡以讀盡四更得棉綫重半鈞許畢書一卷又嘗病脾瘧三年每夜瘧罷起呼鐙食粥或點易諸弟子課藝或人與之講如是以爲常其自苦如此而能傑然自立人品學問卓卓可迫卒幾二十年曾不得鉅公一稱道之將終不稱道

耶其爲苦復何如也某聞言而悲之悲夫母氏之所悲
又爲母氏悲夫爲子孫無不欲論譔其美以揚其祖父
爲女子無不恨生不爲男子以報其父母此天下之至
情也今先生儻以名世之文惠及外祖則某之母登墓
門撫貞石必自私計曰此吾子之師所爲文也因吾子
而得其師之文而先人之行事得見於天下後世雖不
爲男子又何恨然則先生不獨惠及黎氏子孫也某之
受賜多矣故陳至曲之情狀伏惟先生諒焉

與鄧湘皋書

昔者相遇長沙淺陋無所識年少不自掩蔽其可笑甚

矣乃豁達忘年深心獎美不知何所取於某而眷愛若是意者文字因緣必使某挂名集中而先生暮年所知識亦不可無某其人耶某賦性愚鈍又僻在此邦於世所有文字不能盡覽天下士今有幾人亦無從悉知然自魏晉以迄近今所謂卓然成家不可磨滅者雖未闢其藩籬竊嘗遙而望之見其規模大概之所在矣先生之詩無蹙詞無竭旨人已欠伸已方泰如宕肆汪洋仍自無盡而渾厚沈著畢斂鋒棱如黃河曲曲轉注緩帶裘也譬如引弓若體直志正命而後中海內當不乏人使與先生彊強角力恐不面張筋絕者尠矣如此而不

傳後卽先生甯信之乎某目大腹空讀並世人著作少
所當意每誦尊篇不覺心服誠有見夫學之非難而才
之爲難此中消息有分寸不可强者然也數年來家益
貧親益老且多病依戀春暉窮愁無似無可爲先生告
者自度學不足經濟當世抑又無從得之卽得之強木
不慣曲膝鞠躬亦隴種東籬而退耳以故進取一念直
付東流思有以塞先生厚望初頗留意詩文苦才力不
給亦懶從事自笑天與我明經絕大頭銜顧名思義求
無負厥職斯亦可了此生矣又何暇多求哉所獨深念
者以先生有數人傑相去止二千里萬山閒隔允不能

來欲奉一書又未悉吟硯所在計昔詩人如李杜韓蘇
皆卒不滿七十今先生已六十矣恐一旦天以此例律
之竟使吾生抱不獲再見之恨每一憶及深用悵然若
明歲老母安健竟贏糧訪先生於資湘之間亦未可知
惟省應接葆精神是望諸郎克繼家學知老懷於此興
復不淺也大集刻成否宛轉寄一部易到若復不棄疏
狂而賜教之則幸甚不宣

上俞秋農先生書

壬寅九月

某列門下六年不克歲月奉教誨又以直大故埋頭窮
山所應進質者一切屏弃而以罪人不可教自處故歷

年無尺書達左右知不罪且閔之矣夏盡釋服入郡得
辱書息尊公行狀不敢拂命謹擬銘槩郵上苟稍可塗
易或俛就之否則自爲而易亦師弟以隱爲直之道也
敝郡二百年來文獻大缺賢守雅創志局令某効奔走
其閒汗顏告成意可備後來粗槩謹呈一部冀暇糾焉
某本竇人子幼來饑寒造極計無復去處念讀書一端
天當不能禁我以故略有知見視人閒所論所尙不如
意爲多而又強於腰訥於口處稠衆之中大都聽之不
解羣方贊和已獨嘿然人遂以爲驕偶一言又不當人
意人遂以爲狂爲妄其實某樸拙人也得左右先生二

三日卽見之矣年來漸知漢宋大儒收拾人身心性命者正極寬曠已結茆先母墓旁擬料理壅粥足恃卽當抱殘經娛老父終身於彼以完不全不備之命惟先生具敦古處勿以在遠而遂置之則幸甚

與周小湖作楫太守辭貴陽志局書

甲辰九月

月十六日邑明府馳使至伏讀尊教諭以貴陽府志需効纂緝者前謁見時俯聆雅屬尊嚴之下婉略遜辭已謂必蒙曲諒使免罪戾今又勤勤開誘趣令赴局則鄙賤私隱有不得不上陳者某寒士也朝耕暮讀日不得息卽如今時葉落霜白寒風中人而披單衣執錢鏹躬

致力於堦塢之上以視文史左右古今與娛旣附千秋之名又獲著書之偉孰勞孰逸豈不自明顧自計此事不敢預者實有五焉敝郡父母之邦束髮來卽留意掌故故多得前輩緒論特爲實錄貴陽則所疏矣此其不敢一也前志敝郡雖因舊乘而舊乘僅及當時一切創造事關前代卽不詳言故敢以私意考覈徑行定之貴陽雖曰郡志實具省體而省志於地理大端動有牴牾因之則病已不因則病人此其不敢二也孱軀多病每繙閱十數種書則心目告飢前志敝郡賴二三同志並精力堅強且不以鄙見爲大繆戾今若就局不力非所

以酬知己力之則不免有陰陽之患此其不敢三也敝郡同學多以某爲可教而郡志成時一二無賴扇之誹謗疊興餘波未已貴陽省會其爲不可欺昧更非敝郡可比懲羹吹壘先民所戒此其不敢四也人情不諒每易加罪某以家貧親老覲就教職儼然備員今又爲此厚責者必又苛論某雖不肖義利之介竊奉教於君子矣此其不敢五也有一於此猶將畏縮卻顧况兼此五者乎耦耕中丞徒以千載不一之舉欲令某挂名簡末兼爲家食維艱計此師愛其弟不得然而不料某之下懷翦翦如此故不嫌瑣瑣用瀆尊聽亦知閣下必不

苦以所難而強載颺以車馬也

上賀耦耕先生書

乙巳五月

自二月吉到古州學官旋以府試赴黎平郡中童冠頗不以某一無知解樂與往還核其風氣大抵地介極僻故純樸有餘而家少藏書肆盛瞽說學者五經尠成誦諸史罕聞名徒梯卑爛八股若將終身美質雖多不能無恨府學廩生胡長新年少而貧獨能日夕相從留意根柢之業此子如不廢學必作黔東冠雞惟得此一士足相告語耳某自爲中路嬰兒痛追慈教緝成小錄當呈遵府志時已封冊附上茲還古州同知楊公示以尊

札始知先生今日始於他處見本而又不責以淺近深
贊其言行可法欲爲廣傳以敦風化索多寄去者伏誦
之餘歎先母荆布沒世而其庸言庸行獲爲名儒鉅公
所齒錄先母爲不朽矣又歎非先母之德實不可沒則
此錄必不宛轉獲致於先生之前其卒爲先生見而深
贊之而思廣之則仍先母仁孝艱瘁之厚蓄所致而某
之爲罪人爲不肖自若也謹盡篋存封上伏惟不罪側
聞傷懷玉昆暫紓臺綜寤寐之私欲及龍門未遠肆意
請質無令尹需結異時之夢惟及瓜時日匪所與聞遙
跂而已